

No.20

2019/09

佛門網出版

門 送 出

佛門網
出品

陳芷涵 深觀般若正見、廣行六度萬行

說柏 一素店夫妻檔分享親子之道

黃杰華 語文學家辛嶋靜志教授的本領

第二屆佛學基礎聞、思、修班

上課時間：逢星期六 晚上19:00至21:00

9月7日 四果修證
黃廣昌主講

10月26日 研討會
眾老師

9月21日 大乘佛法、發菩提心

9月28日 菩薩的弘願

10月5日 六波羅蜜

10月12日 四攝法

李少慧主講

淨薈

2019年9月至10月
弘法系列

紀念上暢下懷老法師講座系列
從信解行證修學佛法

釋定培法師 主講

9月1日 星期日

晚上17:00-19:00

「一心不亂的原理及實踐」

釋道源法師 主講

9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9:00-11:00

10月19日 星期六

晚上19:00-21:00

健康素食方程式－
零感冒零疾病－實戰篇

盧麗愛醫生 主講

蔬果種子混合汁

主理：黃施麗坤女士

10月1號公眾假期星期二

上午9:30-11:30

淨土和念佛共修

釋定慈法師主講

9月20日及10月25日星期五晚

晚上19:00-21:00

靜坐共修

逢星期二

晚上19:00-21:00

念佛共修

逢星期五

晚上19:00-21:00

菩薩道的止觀學

性空長老 主講

2019年12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9:00-晚上17:00 (含午齋)

人數:70

活動將於2019年10月31日

早上09:00 開始接受

網上報名。

地址：香港元朗孖環路17號順發樓三樓F-G室

電話：2476 7730

費用全免

<http://www.purelandassembly.org/activity/2019/autumn.html>



贊助



陳廷靜
基金會

The D. H. Chen
Foundation

主辦

淨薈

The Pure Land Assembly

www.purelandassembly.org

編者語

月前開仁法師來香港弘法，講座主要是以「般若部」（大正藏第五、六、七、八冊）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為主，《大智度論》為輔，貫穿大乘佛教行「菩薩道」應具備的悲智「六度」、「四攝」等一切善法的修持並本著「無所得」及般若「空慧」，以達到修行與度眾的目的。今期《一門超出》為大家分享法師的講座內容。

「『願』是一種對生命的承諾，最重要的是要實踐它。」聖嚴法師在《祈願·發願·還願》一書說過，對在家居士來說，每個人都有家庭；發願照顧好自己的小家庭，就是菩薩行的基礎。專欄「明覺專訪」請來純素食材店「一素店」店主黃家和（Wilson）與太太施麗坤（Angela）。他們自兒子 Anson 誕生後，二十年來一直從生活中實踐這份菩薩行，祈願和家人一起過得愉快自在、身心健康。

著名佛教文獻學研究學者、日本創價大學高等佛教研究所所長辛嶋靜志（Karashima Seishi）於7月23日逝世。他學問淵博，勤於筆耕，著述包括《佛典語言及傳承》和《長阿含經原語研究》等，從文獻學角度深入經藏，比對校證佛典，重新勾勒出佛典原貌。讓我們一起來回顧，他如何透視佛經語言的真義，給讀者一個全新視角去理解佛教傳播的歷史和佛陀的教導…… 卍

二門超出

二門超出
由手藝人奚淞題寫

目錄

- 佛學專論 文：陳芷涵
04 與般若相應的菩薩道：開仁法師開示深觀般若正見、廣行六度萬行的理論和實踐
- 明覺專訪 文：說柏
13 發願無分大小，用心才可貴——一素店夫妻檔分享親子之道，從家庭生活中實踐菩薩行
- 佛學專論 文：黃杰華
18 透視佛經語言的真義——一位出色語文學家辛島靜志教授的本領
- 兒童圖畫書中的生命教育 文：王冰
23 《安的種子》——以一顆平常心生活，靜候千年蓮花的盛開
- 聲·色 文：陳耀紅
27 攻琴如參禪——古琴申遺成功十五年，反思佛教對中國琴文化的貢獻與兩者間之衝突
- 英語專稿 By Lyudmila Klasanova
32 Early Transmission of Sanskrit Buddhist Texts in China: An Interview with Prof. Shashi Bala, Part Two
- 素食時代 文：說柏
37 愛心媽媽為女兒DIY卡通素便當，更開設小店推廣素食！
- 直指人心 文：傳燈法師
40 回去吧！

出版人：林國才
執行編輯：鄭志康
美術設計：Dechen Lodroe

出版：佛門網有限公司
新界荃灣白田壩街 5-21 號
嘉力工業中心 A 座
9 樓 5-6 室
(852) 2405 6328
enquiry@buddhistdoor.com
www.buddhistdoor.org



©Pixabay

《一門超出》顧問（按筆劃排名）：

衍空法師	昭慧法師
海全法師	傳燈法師
僧徹法師	陳劍鏗教授
麥成輝先生	惲福龍校長
劉宇光教授	潘宗光教授

所有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刊立場。
《一門超出》受國際及地區版權法例保護，未經出版人書面許可，任何圖文不得全部或局部轉載，翻譯或重印。

© Buddhistdoor All Rights Reserved.



與般若相應的菩薩道：開仁法師開示 深觀般若正見、廣行六度萬行的理論和實踐

月前開仁法師來香港弘法，分別在妙華佛學會及香港理工大學，講授「菩薩道的深觀與廣行」和「《般若經》的理論與實踐」，三場講座共約三百多人次。對筆者自身而言，能聽到一場有深度有廣度的講座，是非常難得，在這三天裏，我體驗到了，領納了。

開仁法師本身深具親和力，開示生動風趣幽默，擅於用譬喻引導聽眾思考，並能理事兼備，深入淺出的將艱澀難懂的佛法，用故事或生活化的例子帶出佛理，讓我們實踐於生活中。每次聽完法師的講座，總是法喜充滿。

此系列的講座主要是以「般若部」（大正藏第五、六、七、八冊）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為主，《大智度論》為輔，貫穿大乘佛教行「菩薩道」應具備的悲智「六度」、「四攝」等一切善法的修持並本著「無所得」及般若「空慧」，以達到修行與度眾的目的。

佛法能否用於生活上

法師說當我們聽聞佛法時，無論我們有沒有學佛，我們著重的是這個道理能否用於生活上，讓我們生活於競爭與壓力環境裏的生命，因為聽聞佛法後，生命得到提升，心靈得到平靜，壓力得到紓解，那麼這個理論就是我們值得學習的。

佛教的道理與其他的有何不同？佛教的道理最大的不同就是，要獲得自在與解脫，是要自證的，別人幫不上忙，一定要自己去體驗，來印證佛法所言是否屬實。在《阿含經》裏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佛陀說：「您不必現在就相信我所講的，請您將這個道理用在生活上，去檢驗它是否正確。」

為甚麼要講《般若經》

法師說他為甚麼要講《般若經》？因為《般若經》裏有很多很好的道理，但在社會上很少人弘揚、講說，所以法師藉此因緣選擇這個主題與大家分享。《般若經》是一部很深奧的經典，而比較普遍的有兩部，一部是玄奘大師譯的《心經》，另一部是鳩摩羅什譯的《金剛經》。若從諸譯本的價值來說，當推玄奘大師所譯六百卷的《大般若經》最為完備，然而此是非常大部的經，無法在這兩三天裏完整的介紹，故而效法龍樹菩薩選擇兼顧深觀與廣行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來介紹，將經中重要的內容與大家分享。

法師說：「看到這個講座的主題，還來聽，表示大家的善根不錯。般若法門是印度初期大乘佛法思想的核心，其顯著的特徵是以甚深的『空』義，來發揚佛陀之核心教法——『緣起』，將大乘佛法與原始佛教做縝密、圓滿的聯結。……」

《般若經》最重要的是深觀與廣行

法師引用印順導師的話：「整個《般若經》最重要的是『深觀』與『廣行』」，其中「深觀」比「廣行」更為重要。深觀，就是甚深中觀，要有般若的正見；廣行就是廣修六度萬行。所以要培養般若正見，才有力量幫助眾生行廣大行。行菩薩道，如果沒有佛法的正見，很容易起煩惱，反而造更多的惡業。所以行菩薩道一定要先實踐「深觀」的般若道。

學佛要學得快樂，知見非常重要。如果道理通達了，就不會受外在的環境所影響。菩薩有分鈍根、中根及利根，像文殊師利菩薩這樣的利根

是稀少的；中根的比較多，但是鈍根的最多。法師自謙說自己是鈍根的人，因為佛陀已涅槃這麼久了，而我們還在輪迴。中根的菩薩學佛就要學深觀，觀一切法空，從空切入菩薩道，了解一切畢竟空之後，不會厭離世間，也不貪戀涅槃，更不急著要馬上解脫。可是，菩薩明白如果不修解脫的資糧，不修戒定慧三學、六度等就跟世間人一樣。所以菩薩在了解空義之後，會更精進的修行。

法師舉了一個例子，我們世間人無能力感化一個惡人，但要發願他日自己福德智慧善根成熟時，要來度化他，因菩薩是不捨任何一位眾生的。菩薩的般若空慧，是空、無相、無作三三昧（或稱三解脫門）。菩薩初發心行道，要行六波羅蜜，如果以世間六波羅蜜教之，那麼只得人天中樂，久後還是會輪轉生死；當以出世間六波羅蜜，令得無為常樂。

這次與大家分享的主要是以鳩摩羅什翻譯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與龍樹菩薩的《大智度論》為主，《大智度論》就是解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它是屬於大乘初期的經典，共有三十卷（實際是二十七卷），九十

品。它對我們行菩薩道很有意義，所以特別選了這部經與大家分享。

佛陀在鹿野苑初轉法輪時，為五比丘說《轉法輪經》，主要講四聖諦，講完後憍陳如就證悟了。在佛陀講完四聖諦法後，弟子就能體悟到四聖諦的真理，這表示法已入心。希望大家能夠將它用在生活裏。

菩薩應知諸法如水中月

《大智度論·序品》卷六，有個善巧的譬喻，論云：

復次，譬如靜水中見月影，攪水則不見。無明心靜水中，見吾我、憍慢諸結使影；實智慧杖攪心水，則不見吾我等諸結使影。以是故說「諸菩薩知諸法如水中月」。

在平靜的水面上，我們看到的倒影好像跟實景一樣，但是如果我們拿一枝木棒去擾動水時，影子就變得不清楚了。《大智度論》這段經文要表達的是，我們凡夫看事物的境界，就像看到平靜水面上的影子一樣，



馬來西亞寂靜禪林方丈開仁法師

以為那是真實的。如果我們沒有般若正見的智慧，就無法知道這一切都是因緣和合的，不是真實的，一切法都是生滅無常的，不會永恆不變，也就是無自性的。

智慧就如這枝木棒，讓人看清一切現象都是假相，透過智慧的審察，能知道一切都是因緣和合而有，因緣消散而滅。平靜的水，一般比較常聽到的意思是如我們修禪定，在定的情況下，就能看到水底

下的雜物，這只是將心沉澱的結果而已；然而，龍樹的水中月則有獨特的意境，肉眼所看的倒影，確實看得很清楚，可是這是自性見作崇而導致的結果，故《大智度論》提醒我們修般若法門時，一定要有「無我」的觀念，「無我」與「緣起」是佛法裏最核心的思想，如果沒有「無我」的思想，就會於似真實而非真實的現象中，引起很多的紛爭。所以，「諸菩薩知諸法如水中月」意思是說，

諸菩薩們知道一切的諸法就如水中的月亮，不是真實的。

萬物皆在說法

法師分享了一個故事。說他小時候很喜歡種花，他問聽眾如何讓雜草不生？有人說用殺草劑，有人說在上面鋪石頭，有人說用拔的……法師說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放在大樹底下，雜草就不生了。法師隱喻是要告訴我們，如果學佛者「般若正見」的根，紮得夠深，像大樹一樣，那麼我們的煩惱邪見就不易生起。為甚麼我們常常煩惱惱惱的？就是因為我們佛法正見的這棵樹太小棵了，擋不住陽光、雨水，所以雜草叢生。當我們內心的正見足夠了，煩惱邪見就不易生。屆時就會發現，一切有情無一不在說法。

《阿含經》有個故事。有一個人往生後到閻羅王那邊，他問閻羅王，為甚麼要審判他之前沒有先通知？閻羅王說已經通知了很多次。您在小時候有看到人病死吧！那就是我在告訴您「凡是有情都會有老、病、死」，您看到的這些現象，就是我給您的警訊及提醒，不是我沒通知您，是您沒在意。是的，一切的現象都在說法，端看我們有沒有用心去體悟。當我們知道一切眾生都會經歷「生、老、病、死」的階段時，我們就要好好的珍惜生命，好好的利用時間來修學佛法。要趁還健康的時候好好學習，所以佛法就在我們的生活裏。

如水中月

接著看「如水中月」的道理。《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三云：

佛言：「諸法無所有，如是有，如無所有。是事不知，名為無明。」

意思就是「佛說：『諸法本來就是無所有，畢竟空的，諸法是以這樣的形態而存在著，就如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杯子、電腦等，它的本質是緣起無自性的，是空的。如果我們不知道它是因緣和合的，就稱為無明。』」也就是說本來是沒有的東西，我們卻以為它是實有不變的，這就是「無明」。就像一個家庭要和樂，就是要有和樂的因緣。我們學佛就是要讓家人看到我們變得愈來愈好，這樣家人就會對佛法有信心。如果我們學佛後，讓別人覺得我們變得傲慢、清高，別人

就不會對佛教有興趣。所以我們要讓別人知道佛教的好，要從自己做起，佛教徒人人都有責任。

當菩薩不能三心兩意，而且要量力而為，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有正見的佛教徒會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哪裏，能做到哪裏就做到哪裏，這樣就不會起煩惱。

初學菩薩要念念不忘佛的一切種智

《大智度論》卷八十五云：

須菩提知是甚深般若無憶想，非初學所得，是故問佛：「初發心菩薩應念何等法？」

佛答：「應念一切種智。」

問曰：佛何以答言「念一切種智」？

答曰：初發意菩薩未得深智慧，既捨世間五欲樂故，佛教繫心念薩婆若；應作是念：

「雖捨小雜樂，當得清淨大樂；捨顛倒虛誑樂，得實樂；

捨繫縛樂，得解脫樂；捨獨善樂，得共一切眾生善樂。」

得如是等利益故，佛教初發意者常念薩婆若。

意思是說：初學菩薩為何要念念不忘佛的一切種智？

龍樹菩薩補充說：一個初發心的菩薩，他已經捨棄世間的五欲，如果在佛法中得不到什麼法益，他就會退失菩提心，所以佛陀教導他要憶念佛的智慧。對於一位初學菩薩，要教他如下的方法：

「我們願意捨棄小的雜染的快樂，就能得到清淨的大樂；

我們願意捨棄虛誑的樂，而得到真實的樂；

我們願意捨棄受煩惱的快樂，而得到解脫的樂；

我們願意捨棄個人的樂，要得

到共一切眾生解脫的樂。」

所以佛陀在教初發心的菩薩也是有次第的。

初學菩薩應學空無所得法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廿一：

須菩提！菩薩從初發意以來，應學空無所得法。是菩薩用無所得法故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用無所得法故修智慧，乃至一切種智亦如是。

大悲為上首：《大智度論·序品》卷十八：

觀真空人，先有無量布施、持戒、禪定，其心柔軟，諸結使薄，然後得真空；邪見中無此事，但欲以憶想分別，邪心取空。

意思是：一個學習真實空慧的菩薩，不是只學「空」、學「般若波羅蜜」就好了，他還要修學無量的布施、持戒、禪定，讓他的心柔軟，讓他的煩惱減少，這樣所證得的空才是真空。如果他不做布施、持戒、禪定，

他所證到的空是邪空。

譬如田舍人初不識鹽，見貴人以鹽著種種肉菜中而食，問言：「何以故爾？」語言：「此鹽能令諸物味美故。」

此人便念此鹽能令諸物美，自味必多，便空抄鹽，滿口食之，鹹苦傷口，而問言：「汝何以言鹽能作美？」

貴人言：「癡人！此當籌量多少，和之令美，云何純食鹽？」

無智人聞空解脫門，不行諸功德，但欲得空，是為邪見，斷諸善根。

《大智度論》裏有個譬喻說：

有位農夫到有錢人家吃飯，有錢人家加了些鹽在菜裏，農夫覺得非常好吃，他心想，我如果只吃這些鹽一定很好吃。結果他回家就炒了一鍋的鹽巴，自己覺得非常難吃。所以農夫就問有錢人說：「這鹽怎會好吃？」有錢人說：「愚癡！菜要加一點適量的鹽才會好吃，您怎會只吃鹽巴？」所以龍樹菩薩說：「沒有智慧的人，

聽到『空』就以為甚麼都不用修了，只是想要得到空，最後只有得到邪見並且斷了種種的善根。」

如果我們要學佛學得好，就要有「無所得」的智慧、無量的慈悲，然後念念不忘佛的一切種智。

如何修「無常觀」

我們如何修「無常觀」？《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九一云：

恆作無常想，變壞則無憂；如賭電為先，聞雷不驚怖。

意思是說：我們要常常觀想，一切萬物都是無常變幻的，沒有永恆的，都會壞滅的。有這樣的正念，當它變壞時我們的內心就不會擔憂難過；就像當我們看到閃電後，心裏已有準備，再聽到打雷聲時，就不會害怕驚恐一樣。所以《阿含經》告訴我們要常思惟「無常」，當生死來臨時就不會害怕。

「緣起法」的正見

甚麼是性空緣起？印順導師說：「畢竟空就是緣起的實相。」緣起就是因緣和合所生的法，沒有自性，所以稱為「畢竟空」。所以要度眾生一定要有「緣起法」的正見。知道性空的道理就不會起煩惱。無論修菩薩道或解脫道，還有很重要的就是要修「三善根」，也就是無貪、無瞋、無癡的共法。在菩薩道若要增強這三善根，就要深入禪定來對治貪；以慈悲來對治瞋；以般若來對治癡，這樣才能降伏諸煩惱。

福業與福德

在《大智度論》裏有個譬喻說：「我們有三善根，我們所做的『福業』才是『福德』。」在佛教中有個偈語：「修福不修慧，大象披瓔珞；修慧不修福，羅漢托空鉢。」修福不修慧，福中也造罪；修慧不修福，善緣不具足。故事是說以前有兩個人，一個人很喜歡做布施但不修智慧，後來投生到畜生道，因以前常做布施，所以生到國王家，牠就是「大象披瓔珞」；另一個人很吝嗇不肯布施只求智慧，所以他此生成就了阿羅漢，但因沒有廣結善緣，所以就沒人布施一餐飯給他，所以就「羅漢托空鉢」。（此喻雖有討論空間，像聲聞並非完全不修福業的，但

其所要傳達的訊息：福慧不該偏廢，才是重點。）

《大智度論》又說，如果只做布施的善業，而沒有善根的話，這樣的福業也是雜染的。就像我們衣服破了要縫衣服，除了要有針以外，還要有線。如果只有針，縫來縫去還是破衣服。所以龍樹菩薩說：「善業就如針，善根就如線。」當我們做布施時，想著我能夠供養修行人，降伏自己的貪欲心，成就別人的功德，這種與三善根相應的布施，才有福德。如果以傲慢的心行布施會有福業但沒有福德。行菩薩道要廣修一切法，雖說自己可能不需要，但眾生需要。

般若道的實踐，是依一切法而觀一切皆空——「空」的正見，不離一切而超越一切。般若就是智慧，至於般若

波羅蜜多就是把智慧修到圓滿的地步。

感恩法師在百忙中特別到香港弘法，法師內修外弘，一邊以內修體證，一邊外弘以資大眾斷惡修善，減妄證真，發菩提心修六度萬行，行菩薩道。法師慈悲，在講座最後帶領大家做「慈心禪」安定大家躁動的心，也為香港社會及世界祝福！

人生之歌，緣來緣去，生滅變幻無常，萬法皆緣起性空。在如此紛亂的社會裏，佛法宛如一股清流。講座雖已結束，但它的力量仍在延續著，淨化著每位參與者的心，何等清涼！一期一會，各自珍重，各自努力！



發願無分大小，用心才可貴——一素店夫妻檔 分享親子之道，從家庭生活中實踐菩薩行

「『願』是一種對生命的承諾，最重要的是要實踐它。」^①

聖嚴法師在《祈願·發願·還願》一書說過，對在家居士來說，每個人都有家庭；發願照顧好自己的小家庭，就是菩薩行的基礎。純素食材店「一素店」店主黃家和（Wilson）與太太施麗坤（Angela），自兒子 Anson 誕生後，二十年來一直從生活中實踐這份菩薩行，祈願和家人一起過得愉快自在、身心健康。

「兒子出生前，我仍是個長不大的大男孩。但此後，我和太太馬上 180 度轉變！」是變成虎爸虎媽，甚或是直升機家長嗎？Wilson 笑稱：「當然不是，其實是不想自己再那麼『哩啡』（凌亂、不修邊幅），擔心會教壞兒子！」

身教最重要，培養正確價值觀

身教，Wilson 和 Angela 從一開始已十分注重。他們眼見時下很多小朋友指罵工人姐姐，甚至連長輩、老師也不倖免。「這些小朋友，肯定是從父母身上學回來！」自 Anson 懂事以來，二人一直身體力行，教導如何尊重師輩、待人有禮、有責任心。「相

^① 聖嚴法師：〈發願，找到生命的方向〉，《人生》雜誌第 330 期頁 14 - 17，2011 年。



Wilson 和 Angela 用心培養兒子擁有正確價值觀，三口子一條心，同為家庭、為店鋪出力（圖：受訪者提供）。

比起兒子的成績、將來他會有甚麼成就，我們更關心的，是培養他擁有正確的人生價值觀，長大後如何能對社會有所貢獻。放諸現今香港社會，這方面尤其重要。」

現今香港社會，正正是太著重孩子們的學業成績，卻忽略了品行培養。Wilson 和 Angela 坦言，自己也是過來人，絕對了解父母望子成龍、催谷子女的心態。但二人信佛，深明人人皆有不同資質。「就如佛陀的教誨，在他眼中是很簡單的道理，但我們凡夫又有幾個懂得呢？」難道佛陀會用「操卷」的方法來教導眾生成佛嗎？那當然不可能，也不行！

明白子女的局限，發掘他們獨特潛能

「發願，也要避免發不切實際的願。如果經

過那麼多次，還是沒有辦法實現，那就要考慮自己的能力來修正這個願。」^②

從 Anson 的成長過程中，兩夫婦漸漸體會到兒子的才華，未必在讀書方面。「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也有不同的限制。若你要一條魚爬樹，那是沒有可能的。」二人曾嘗試不同方法協助兒子學習，希望能提升成績。「但最終用盡方法也沒太大成效之後，我們就要接受現實。」

慶幸是，Wilson 和 Angela 發現兒子有另外潛能和興趣。「Youtube 才剛流行時，他已很喜歡拍短片，更自行摸索影片剪輯軟件，不一會便上手。他去旅行，堅持每日發放一段 Vlog（影像日誌）。白天拍片，

晚上回酒店剪接。知道他有時趕工至凌晨，我們也覺心痛，擔心他會捱壞身體，卻欣賞他這份堅持。」DSE 考試那年，Anson 的成績並不「標青」，卻剛好達標入讀浸會大學的電影高級文憑課程，二人大感欣慰，亦見證了只要做好當下，其餘一切自有最好安排。「能夠繼續唸書，又可以發展他的興趣，他開心，我們也開心！」

親子關係，一生受用

放下對兒子學業成績的執，Wilson 和 Angela 卻十分注重一家三口的親子關係。Wilson 特別提到，早前看了法忍法師一段有關「《金剛經》教子」的短片，發現師父所說的，和他倆一直以來的親子方式

頗接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父母跟孩子的相處時間，其實非常短暫，當孩子長大成入後，就會尋找屬於自己的世界。「不少父母一味催谷子女成績，現實是未必個個催谷得來。但若從小培養良好的親子關係，卻是一生受用。」

Wilson 和 Angela 直言，Anson 自成長以來參與的任何活動，無論是畢業禮、表演、比賽……兩夫婦從不缺席，希望透過實際行動，給予兒子信心和支持。「惟切記過份著緊、關心，例如孩子跟同學或朋友一起時，得避免上前打擾他們的相處空間，不然好事變成『瘀事』！」難得是他們一家三口無所不談、互相幫忙。當 Anson 生活或學業上遇到困難，二人會為他分

^② 同上

析當中利弊。換過來，有時店舖找不到人「頂更」，Anson 也會抽空前來幫忙，三口子一條心，同為這個家出一分力。

教子之道，傳承自父母

「『願』應當是一個大方向，就是希望這一生能朝正面的路走，不要走向負面。」^③

Wilson 和 Angela 俱已皈依，他們的教子方法，或多或少受到佛法影響，但二人強調一切必須從生活中實踐，才能明白當中緣起。「現在回看過去，原來一切皆可用佛法、因果來解釋。」簡單而言，二人也是從他們父母身上，學會怎樣做一個正面、正直的人。Wilson 的媽媽是佛教徒，他一直謹

記兒時母親的教導：「凡事不攀緣、做好自己，明白一切也是最好的安排。」

Wilson 已往生的爸爸較沉默寡言，卻以身作則為他立下榜樣。「我爸爸是警察，在貪污成風的年代，他堅持不貪一分一毫。也試過不小心讓疑犯逃脫，在一念之間，沒有向他背面開槍，寧願自己承受『走犯』的責備，就是本著一份慈悲心行事。」

Angela 的父母也從小教導她不要偷、不要搶。「爸爸當年在賓館任職清潔，曾在打掃房間時發現客人遺下十多萬港元！那時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十多萬港元，已足夠買下一個單位，他卻二話不說，將錢送到警局報案！」二人的父母都是平凡人，一生過

得平淡，但活得正直、安心。「不貪、不搶，自不會擔驚受怕。」父母的身教，讓二人沿用同一方法教導兒子，可說是一種傳承。

人生下半場，發願弘法結善緣

「不要擔心做不到，因為有願才會有前進的力量。」^④

「現在 Anson 已長大成人，我倆也年過半百，這一世的得與失，已差不多成定局。」踏入人生下半場，二人發願盡一點力弘揚佛法，為社會、為來世作貢獻。「我們開設『一素店』多年，一直以護生的主旨推動素食，不涉及宗教成份。近年卻漸發現部份素食者走向極端，我們相信，如果素食能

③ 同上

④ 同上



Wilson 和 Angela 認為身教十分重要，父母做甚麼，兒女便會跟著做（圖：Tim Liu）。

配合佛法一同推廣，便不易走歪。」惟 Wilson 強調他們不會太「硬銷」，現時主要跟長期光顧的顧客多點分享佛法，亦放置部份佛教書籍給客人結緣。

Angela 也加入了佛教團體「淨蒼」，不時開辦素食烹飪班，更親力親為炮製純素甜品，在活動上和人分享。Wilson 笑稱太太非常落力結緣，她卻謙稱，「其實我不太懂佛法，但我認為令人快樂，是一件很棒的事。（純素甜品）只是一點心意，但我用心去做，吃的人自然開心！」

「十分感恩，我們仍有能力去做這些事。」從當初發願盡己所能奉獻給家庭，用心栽培兒子成人；到今天發願弘法、廣結善緣，一步一步走來，Wilson 和 Angela 體現何謂活在當下、做好當下，其餘一切自有最好安排。對他們來說，也是一趟樂在其中、自利利他的修行。☸



透視佛經語言的真義 ——一位出色語文學家辛島靜志教授的本領

近讀佛教語文學家 (philologist) 辛嶋靜志 (Seishi Karashima) 的論文結集《佛典語言及傳承》，獲益良多。從辛嶋教授眾多研究與發現，可知要正確讀懂佛經文獻，特別是漢文佛典，除梵語外，還必須具備巴利語，古印度口語 (Prakrit) 及犍陀羅語 (Gāndhārī) 等中亞語文知識。他對佛經語言的認識，讀書之廣，分析之微，確實讓筆者大開眼界。

辛嶋教授於東京大學念本科時，已學習梵、藏語文。碩士班時得見訪日的犍陀羅語專家 John Brough，了解漢譯佛經典研究的重要。後來他往劍橋大學隨 K.R.Norman 學習巴利語、犍陀羅語及耆那教經典語言。最終他於北京大學隨季羨林教授念博士，以英語寫就的博士論文《法華經漢譯本與梵藏本對比研究》(The Textual Study of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addharmapundarikasūtra — in the light of the Sanskrit and Tibetan Versions) 於日本出版。此後一直作漢梵佛典比較研究至今，現為創價大學國際高等佛教學研究所教授。

筆者初讀辛嶋教授的文章為〈盂蘭盆之義——自恣日的「飯鉢」〉，內容分析了盂蘭及盂蘭盆的正確意義。他舉出我們熟知的「救倒懸」來自唐代玄應《一切經音義》的說法，玄應博而通的佛教學知識為辛嶋所佩服，後世學者也推測「盂蘭」一詞來自梵文 avalambana 的俗語 ullambana，亦有謂來自巴利語 ullumpana 或古粟特語 urvan 等音譯。然而辛



佛教語文學家辛嶋靜志教授

嶋認為，玄應雖精通四世紀後通行的梵文，卻不懂梵文成熟前流行的古印度口語及犍陀羅語，結果無法正確釋讀「盂蘭」真義。辛嶋比對古佛經目錄及七世紀的《大周刊定眾經目錄》，看到「盂蘭盆」是「盂蘭」和「盆」的複合詞，並謂「『盂蘭盆』是盛放食物的器皿，因而『盆』就是我們平時用作容器的碗（鉢），自恣日（Pravāraṇā）布施給僧侶時用來盛放食物的容器被稱作『盂蘭盆』。」（頁 173）

他續說：

我們可以從「盂蘭」一音推定

原語為 olān(ā), olāṇ(ā), orān(ā) 或 orāṇ(ā)（本文筆者案：部分拼寫，電腦未能正確拼出，讀者請參考辛嶋教授原文）。如上所述，「盂蘭」是「鉢」的修飾語，因此可能是義為「美麗」、「大」、「木製的」、「鐵製的」等類的形容詞，也可能是一個表現場所或機會的名詞，或者是表示鉢裏盛放的「水、咖喱、米飯」等詞。考慮到它是在自恣日供奉給僧侶的，而這些僧侶長達三個月沒有托鉢乞食，因此「米飯」是最恰當的可能。

米飯的梵文和巴利文皆為 odana，然而他分析梵文 -d- 在古印度口語，巴利語及犍陀羅語有時可變

為-l，那就是 olana。另據他所說，漢譯中原單詞的最後一個元音通常不譯，結果 olana 變成 olan，讀來已跟「盂蘭」一音相近，「因此，『盂蘭』很有可能來自梵文 odana（米飯）的口語詞形 olana（文獻中還沒有找到該詞形）的音譯。」（頁 174）最後，他得出的結論是《盂蘭經》可能是 Odana Sutra《米飯經》，《盂蘭盆經》就意指「飯鉢經」。辛嶋教授並以嫻熟的語文學知識，客觀通過犍陀羅語及梵語比對，否定玄應千年以來的解釋。從前筆者只知道犍陀羅語作為中亞語言的一種，從沒想過犍陀羅語對佛典翻譯如斯重要，影響如此之大。

辛嶋教授認為，玄應不懂那些中亞語言，結果無法準確漢

譯，故《一切經音義》存在一定問題，他討論漢譯佛典時多有舉例，如〈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三）〉分析「瑪腦」一詞，認為其義非如玄應所謂像馬腦（musāragalva）的顏色，而是與綠寶石（aśmagarbha）對應。Aśmagarbha 意為石藏，辛嶋分析梵文 -śm- 在犍陀羅語變為 -śv-，aśma（石）變為 aśva，而梵文 aśva 意為馬，結果漢譯者將「石」翻譯成「馬」，「於是筆者推測，漢譯者看到 garbha，聯想到腦子，就翻譯為『腦』。」（頁 45）後來寫成瑪瑙，本義卻被人忘掉。筆者有感，沒有這種比較語文學的功夫，特別是梵文和犍陀羅語，恐怕這種懸案千年難解。閱辛嶋論文，雖然辛苦，可喜者他還是通過淺白的話語讓讀者理解。閱者只消翻開一看，必為他以語文學遨翔天際，能夠

解讀那些甚深法語而驚嘆。

另一個令筆者深刻的例子為佛陀母親摩耶夫人（Māyā）的名字。作為名稱，從沒想過另有解說。辛嶋教授認為，「摩耶」並非固有名詞，他舉出梵文 mātā 為母親，而在中期印度語變為 māyā，因此摩耶意為母親，摩耶夫人只等於母親、母親大人一類，筆者莞爾之餘，實在佩服他觸類旁通的能力。他對經典的釋讀，總能撥開雲霧見青天，讓人重新理解已知的詞彙內容，集內三篇〈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就是最佳例子。

《佛典語言及傳承》為辛嶋靜志教授的中文論文選集，光讀此書已令筆者肅然起敬，上文提及的比較語文學功夫，遍於書中，幾

乎篇篇重要。筆者覺得書內〈佛典語言及傳承〉，〈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法華經文獻學研究——觀音的語意解釋〉、〈誰創作了《法華經》？——阿蘭若住比丘與村住比丘的對立〉、〈法華經中的乘 (yāna) 與智慧 (jñāna)〉 (筆者案：第五章談《譬喻品》有關〈火宅喻〉一節猶令筆者佩服) 及三篇〈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為重中之重，如〈誰創作了《法華經》？〉一文，作者反覆論證，提出《法華經》的作者為村住比丘 (gāmvāsī) 或是一些居於村莊以外卻有村住傾向的比丘，讀來令人嘆服。作者亦曾於多所大學就以上論文作過學術講座，包括2015年7月於香港大學主講〈論觀世音和觀自在〉 (On Avalokitasvara and Avalokiteśvara) 及〈誰創造了大乘經典？大眾部與方等經〉 (Who Composed the Mahāyāna Scriptures? – The Mahāsāṃghikas and Vaitulya Scriptures) 兩場學術講座。然而，集內論文只屬教授諸多作品的冰山一角。他是《妙法蓮華經》專家，除博士論文外，還編有《妙法蓮華經詞典》，《正法華經詞典》、《道行般若經詞典》；合編《中亞佛教寫本：英國圖書館藏梵語殘片》 (Buddhis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The British Library Sanskrit Fragments)；另校注《道行般若經》，《長阿含經》、《大阿彌陀經》 (Larger Sukhāvatīvyūha) 及過百篇專業論文，學術論文數量及含金量已夠驚人，加上他嫻熟梵文、藏文、犍陀羅語、古印度口語、德語、法語、英語、古代漢語

及母語日文，以此等語文學功夫深入經藏，比對校證佛典，自能別開新樣，給讀者一個全新視角，這正是一個出色語文學家的本領。筆者想到其他一流的語文學家，如 Harunaga Isaacson, Alexis Sanderson、Charles Ramble 及卓鴻澤等學者，均可通過幾種佛經語言，深入經藏，處理及解決不少宗教歷史及語言問題，成績斐然。

辛嶋靜志教授認為，通過「漢譯佛典的語法，詞彙與梵語等佛典或異譯相比較，就可以清楚，準確地理解它們的意思，解開許多疑團。」

（《漢譯佛典語言研究的意義和方法》）他意識到，過去的研究忽視了初期大乘佛典主要通過口語傳承，最早的佛典同樣靠口語傳承，加上經典不斷變遷，那就是：公元前的口語傳承進而於公元一至三世紀用佉盧瑟底（即驢唇書）寫成初期佛典，繼而是二至三世紀摻有口語詞彙的非正規梵文佛典到三至四世紀以後的佛教梵語及婆羅謎文佛典（《佛典語言及傳承》頁 158-159）。要正確理解經中微言，需運用上述早期的出土文獻與漢文譯本對比才能撥開雲霧。筆者自問絕無此本領，只能通過閱讀辛嶋教授鴻文（他的大部份專文也不易讀懂）攝取菁華，汲取養分，於願已足。

這樣一位能夠批判古人，尚友古人的學者如何做到凡人不及的本領，且看他自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九十年代）白天上梵文課，進行梵文寫本研究；晚上，為了不忘中古漢語，查閱《漢語大詞典》、《大漢和辭典》等工具書，重新精讀了《正法華經》、《妙法蓮華經》等漢譯佛典。」（〈《佛典漢語詞典》之編輯〉）在《妙法蓮華經詞典》前言，他自謂「筆者早有這樣的習慣，即白天在研究所研究梵語寫本，晚上和周末在家編寫漢譯佛典詞典。如此生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對家人照顧甚少，也沒有像樣的假日。不管是在家還是在旅行途中，都是專心執筆研究。筆者妻子雲青沒有怨言，總是默默忍耐。」用功以外，靠的當然是異於常人的聰慧。他的賢內妻雲女士，正是《佛典語言及傳承》大部份論文的中譯者，她為我們漢譯了丈夫的重要論文，讓我等讀者可以一開眼界，透視佛經語言的真義。

筆者閱讀《佛典語言及傳承》，猶如一次中亞語文學之旅，雖然難懂，還是趣味盎然。這樣出色的研究著作，應該得到更多讀者注意。🚪

兒童圖畫書中 的生命教育



文：王冰

《安的種子》

——以一顆平常心生活，

靜候千年蓮花的盛開

老師父分給徒弟本、靜、安每人一顆古老的蓮花種子。他說：「這是幾千年前的蓮花種子，非常珍貴，你們去把它種出來吧。」師父給徒弟出了一道考試題，他要用這個方法來測試一下三個徒弟的心性，看他們如何用自己的方式來種植這顆千年蓮花的種子。

本：「我要第一個種出來！」

本拿到蓮花種子以後，心急地想第一個把蓮花種出來，便跑去找鋤頭。這時是冬天，他不顧天寒地凍，便將種子埋在雪地裏面。等啊等，卻怎樣也等不到種子發芽，他於是發起了脾氣，憤怒地刨開地下，把鋤頭也摔斷了。

急功近利的本沒有種出千年蓮花。

靜：「怎樣才能種出來呢？」

靜相信自己一定能種出千年蓮花。他為種子挑選了一個最好的金花盆，也去查閱教人如何種植蓮花的書籍。他使用最名貴的藥水，小心地將種子種在金花盆裏，再將花盆放在溫暖的房間。種子發芽了，靜把它當作寶貝一樣地呵護，用金罩子罩住它。這樣一來，幼芽得不到陽光和空氣，很快就枯死了。

對種子過度關愛的靜也沒有種出千年蓮花。

安：「我有一顆種子了。」

安收到種子以後，很是珍惜。他先把種子放在小布袋中，掛在自己的胸前。然後和平常一樣在寺院做他該做的事——到市集買東西、下大雪時打掃寺院內外的積雪、做齋飯、挑水、晚課後去散步……當春天來臨，他將千年蓮花的種子種在池塘裏。種子很快發芽了，安很歡喜，他靜靜等待。終於，「盛夏的清晨，在溫暖的陽光下，古老的千年蓮花輕輕的盛開了。」

順應自然法則、有一顆平常心的安種出了千年蓮花。

三種處理事情的態度和方法

想一想，故事中的本為了甚麼而心急？如此急切地去做一件事，對事情的發展有幫助嗎？靜對種子過於愛護與重視，對種子的成長有幫助嗎？安平靜的日常生活是否因為千年蓮花種子的到來而被擾亂？

我們不妨再進一步思考：是否只要將蓮花種出來，便完成了老師父交待的功課呢？如果照顧得當，即使

是在冬天，在小小花盆裏也可能種得出蓮花來。但是，有沒有人站在蓮花的角度想一想，何時才是蓮花種子播種的季節？何地才是蓮花的宜居之地？

本、靜、安種植蓮花種子的過程，呈現出三種處理事情的態度和方法。本急功近利，做事情想要搶頭功。他的性情急躁，當事情不順利，還會大發脾氣；靜非常在意事情的成敗，亦追求外在形式的完美，而過量的愛與呵護反而對事情本身造成致命的傷害；安懂得珍惜，亦尊重自然法則。他平靜淡然，每天仍會做好自己平日該做的事情，在該播種的季節裡播種，耐心等待，終於有所收穫。

等待的智慧

一本好的圖畫書，總可能呈現出多種角度，衍生出多種意涵，因此引發大小讀者各自體會，有不同的解讀。

台灣知名兒童文學作家林良先

生說，這是一個「關於『等待』的故事，故事所演示的是一種『等待的智慧』。這種智慧來自對大自然法則的認識、尊重和順應……這也正是大人對孩子成長所應該具有的『等待的智慧』。」

身為父母的成人讀者不妨深入思考，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我們有否給予孩子足夠的時間與空間？我們有沒有過於急切地拔苗助長？

圖畫與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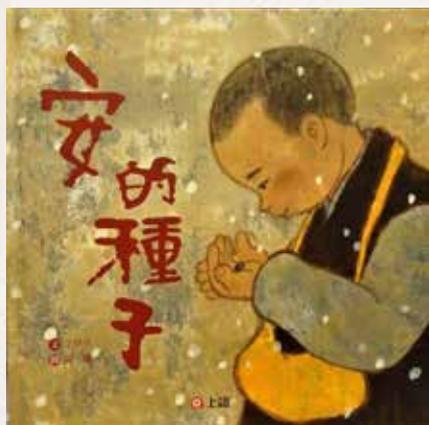
《安的種子》文字洗練，圖畫頗具傳統東方色彩。文字作者王早早在開篇第一頁，只用了簡單的一句話：「老師父分給本、靜、安每人一顆古老的蓮花種子」，便交待出故事中的全部人物以及人物關係，還有圍繞「古老的

蓮花種子」而展開的故事背景。同頁的圖畫（左頁）繪出一座古樸的寺院外觀，有朱紅色的木門和深灰色的屋簷。書的右頁繪出殿堂內的場景：老師父看著手中的三顆蓮花種子，三個徒弟則望向師父，神情各異。畫中描繪出殿堂內的陳設細節——垂下的經幡、香爐、紅燭、木魚和磬，是寺院殿堂的真實場景。緊接的第二個跨頁，文字依然精簡，以三句話分別描述三個徒弟的內心思想：「『我要第一個種出來！』本想。」『怎樣才能種出來呢？』靜想。」『我有一顆種子了』安想。」圖畫部分的配合，以三個徒弟的身體語言和神情暗示出他們各自的性情，為故事的發展埋下伏筆。

接續的幾個跨頁均采用此種平行敘事的方式，在同一頁面呈現出不同空間與時間的跨度。例如，表現三個徒弟在同一時間不同空間的所作所為——當本跑去鋤頭的時候，靜正在挑花盆，安則把種子掛在自己的胸前；當本把種子埋在雪地裏時，靜正在書架上翻找種蓮花的書籍，安則在市集為寺院買東西……以同一時間跨越空間的平行發展方式繪畫，具有極強的表現力及對比性，圖畫與文字在同一頁面的劃分與布局亦十分精妙，令大小讀者對三個徒弟的性情行為一目了然，讀來意味深長。

圖畫以外——藝術的真實

《安的種子》一書的圖畫作者黃麗畢業於



西安美術學院國畫系，多年來一直專注於兒童讀物繪畫的創作與研究。這本圖畫書中描繪出漫天飛雪中的古老寺院、殿堂與樓閣，一定帶給大小讀者以強烈的印象。黃麗曾在一篇回顧文章中提及書中所繪寺廟的原型取材自陝西西安興教寺，她在創作期間曾多次前往采風。她還提到，在2008年初，西安下了一場大雪，那時她想去興教寺拍攝雪景圖片為圖畫作參考。寺院地處半山，她很擔心雪天路滑難行，但是當到了山腳下，便發現通往寺院的路上積雪已經被清掃乾淨。走進寺內卻發現寺內的積雪未來得及清掃。她感到有些奇怪，因為通常人們會先將自家院落的雪清掃乾淨，再去清掃外面。她便向當時年近九十歲的老和尚請教，老和尚只是淡

淡地告訴她，先清掃寺外的積雪是為了要方便上山的人。

那次的「遇見」，便成為書中掃雪圖畫的由來。當2011年的冬天黃麗再度前往興教寺時，仍然是在一個雪天，那時老和尚已經圓寂，由一位年輕的出家人接任住持。廟門外的路上積雪仍然被清理得乾乾淨淨。她說，「重游舊地，那些人仍舊令我感動……這種真實的感受一定就是我們常說的『藝術的真實』。」

順應自然法則，以一顆平常心生活

在《安的種子》一書中，一顆蓮花種子的到來，並沒有打破安原來的生活。他仍然會做好自己平日該做的事，以一顆平常心生活。他懂得遵循自然規律，在播種的季節播種，將蓮花種在屬於它的地方，令其自然生長。

原來，成長可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

順應自然法則，以一顆平常心生活。終有一日，我們心中的千年蓮花將會盛開。❀



攻琴如參禪——古琴申遺成功十五年， 反思佛教對中國琴文化的貢獻與兩者間之衝突

古琴申遺成功，已進入第十五周年。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宣布古琴成為「人類口述和物質文化遺產」後，無論中外，愛好古琴的人復多，不時亦見到僧人鼓琴。事實上，「攻琴如參禪」，琴文化與佛教義趣有共通之處；自佛教傳入中國後，不久便已開始與古琴文化結緣。

佛教是在印度貴霜王朝鼎盛時期（Kushan Empire，大概由公元30年左右，至公元250年前後，其疆域西至塔吉克、裏海一帶，東抵恆河流域），隨著商業貿易進入中國，時為東漢（公元25—220年）時期。這個時期，古琴音樂流行於中國的貴族與士大夫圈子，例如東漢末有名士蔡邕及其女蔡文姬，三國時代有諸葛孔明、曹植等，都是古琴高手。

至於佛教方面，漢桓帝（公元147—167年）初，已有安息國（今伊朗）太子安世高法師東來，他「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經》」（見《高僧傳》），而佛曲唱誦分「諷詠」與「梵唄」兩部分，皆有音樂性，因此，估計印度佛教唱誦漢末已傳入中國。稍後，印度貴霜朝僧人支讖法師則於桓帝末年抵達洛陽，其弟子支亮法師的在家徒弟支謙居士，也是一位移居漢地的大月氏（印度）人後裔。支謙居士於漢獻帝末年隨族人避居江南，因博學多才而得吳主孫權拜為博士（官職），《高僧傳》有載：「謙以大教難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乃收集眾本譯為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



1919年8月的怡園琴會上，廣霞法師（右三）彈了《梅花三弄》。

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製菩提連句梵唄三契。」（見〈康僧會〉條）《高僧傳》記載的這些早期在中土弘傳佛法的僧俗，不論來自中外，都博學多才，且通曉梵唱，並遊走於民間與官場，很難想像他們完全沒有接觸過與參禪有共通意趣的古琴音樂。

佛教僧人對古琴文化傳播貢獻良多

不過，最有趣的是虞炎獲贈古琴的故事。虞炎是南朝時期的一位將軍，也是一名詩人，存世有《玉階怨》一詩。炎因遇南齊文惠太子（南齊武帝之子），而官至驃騎將軍。南北朝時期，南齊（公元479—502年）因宰輔竟陵文宣王蕭子良的倡導，佛教曾光大盛極一時，齊武帝蕭蹟和豫章王蕭嶷皆禮佛敬僧。虞炎少年時登遊於秦望山（位於浙江省），遇獵人捕獲一鹿，鹿向炎悲鳴，炎不忍，買而放之；後炎經山下，遇一陌生人，贈炎一琴，而贈琴人瞬間失去蹤影。琴背有字，但不可辨。多年後，炎以

此琴示沈約（以詩聞名，且精研佛經），沈約反覆閱覽，認為是「土離塵曾獲貝遇文惠至驃騎」，共十二字。此時，虞炎已為文惠太子所重，拜為驃騎將軍。沈約不禁歎其異，因為「土離塵」即鹿字，「曾獲貝」為贈字。虞炎始悟獲琴及遇文惠太子皆放鹿之因果報應。這個故事見於宋虞汝明《古琴疏》。此外，清代《天聞閣琴譜》的〈紀事〉亦有載。

古琴史上除了具有這種帶著佛教義理的故事外，歷代亦出現過許多著名的琴僧，尤其是由隋唐開始，有關琴僧的記載日益增加，包括如李白、白居易等的詩作中，都有涉及琴僧的內容。此外，宋朝以降，琴僧對古琴傳承影響不小，其中如夷中法師、知白法師、義海法師、則全和尚等的事跡，在文獻中多有記載，則全和尚還著有《則全和尚節奏指法》；而至今仍孕育著琴人的廣陵派（例如張子謙、劉少椿等）中，便有編著《枯木禪琴譜》的空塵法師，他的學生黃勉之是清末重要琴家。黃勉之為求空塵法師收其為徒，還落髮為僧，入了空門兩年。空塵法師的佛門琴弟子還有肇慈法師、印恆法師，和起海法師等。至於空塵法師自己，他最早的一位古琴師父，是菩提院長老牧村

法師；而牧村法師的琴師父是先機和尚；先機法師的琴弟子中，僧道皆有，僧弟子包括問樵法師。問樵法師的琴弟子秦維瀚除編撰了廣陵派其中一部重要譜本——《蕉庵琴譜》外，還有徒子徒孫輩出，成就廣陵一脈至今，而他的徒子有僧有道有俗，僧人包括了四大琴僧雨山和尚、蓮溪和尚、皎然和尚，及普禪和尚外，還有聞溪和尚與海琴和尚，其中，海琴和尚傳廣霞和尚。在2013年去世的名琴家林友仁之女林晨所著的《觸摸琴史——近現代琴史敘事》中，1919年8月怡園琴會、1920年10月晨風廬琴會中，廣霞法師都有出席並彈琴。此外，1937年10月出版的《今虞琴刊》琴人間訊錄中，仍見雨山法師與廣霞法師之名，及其地址、藏琴藏譜等。

至於香港，在黃樹志《20世紀香港琴學之發軔與傳承》中，1957年4月，當時避難南下香港的文化人在志蓮淨苑舉辦第四次琴棋書畫雅集，共五十餘人，「盛況空前」。據此文表列，沙田萬佛寺於1956年亦舉辦過雅集與琴會活動，萬佛寺創建人月溪法師在琴會上彈了《陋室銘》；此表還記述，月溪法師在國內曾造琴及授琴弟子。而在萬佛寺的網站介紹

開山祖師一欄，指月溪法師「善七弦琴，游必攜琴隨身」。

香港志蓮近年亦開辦古琴有關科目及音樂會。在志蓮授琴多年的名琴家姚公白的師承中，亦與釋門有密切關係。其中淵源，有心的讀者可查閱我2015年寫的《釋門琴與姚公白》。

對外方面，韓國與日本的佛教最早主要經中國傳入，古琴音樂大概也同期進入朝鮮和日本。日本宇多天皇時期（相當於唐昭宗時期）的《日本國所見書籍目錄》載有當時庫存的中國多種琴書。現存世最早的琴譜《碣石調·幽蘭》曾長期收藏於京都一家佛教真言宗的寺院。至今，位於華嚴宗本山東大寺內的正倉院與日本不少佛教寺院仍

藏有來自中國歷朝的古琴。此外，明末清初，由杭州東渡長崎的東臯禪師曾令中國古琴音樂在日本大盛。

佛教音樂在古琴中的發展受限制

以上事例在在顯示佛教僧人對古琴文化的傳播，貢獻良多。不過，涉獵過佛教史的人都會知道，佛教在中國須與本土土生的儒道文化有所協調，遇到比較極端的人，還會出現衝突。古琴史在這方面有具體的佐證。例如，明朝萬曆年張右袞所輯的《陽春堂琴經》在卷九〈大雅嗣音〉便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有僧名覺（道）者，學琴於道人白雀子之門，雀子惡而不受。僧不悅。雀子曰：怪哉，釋氏之學出于西方夷狄之教，琴乃中國聖人之道，非爾所宜也。竟不傳。」

同是明萬曆年間刻印的《重修真傳琴譜》亦有記載此事。《重修真傳琴譜》撰錄者名楊表正（約公元1520—1590年），他在〈樂不妄傳論〉一節中，整節對釋門極盡詆毀，還有「……張橫渠過郢陵泛，童子挾琴而隨遇一僧以手捫其琴；曰，琴不倖矣。遂棄之於流水」的講法。作者蔑視釋門所持的道理，除了因其是夷狄之學，還因認為佛教不符儒學方面的「聖人之道」之故。

著名的荷蘭籍漢學家高羅佩（R.H. van Gulik, 1910—1967）也是一位古琴家，他亦發現了古琴界中有這種排斥佛教的現象。不過，作為荷蘭外交人員，他在1939—1941年間著作的《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An Essay in the Ideology of the Ch'in）中，只是嘗試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法，來表達他對這現象的一種「折衷立場」。一方面，他把拒斥佛教的，說成是局限於有門戶之見的道家中人；另一方面，在打道家五十大板的同時，亦指維護僧人彈琴權益者中也有極端分子，他寫道：「沙門子不宜鼓琴」一說，「自然遭到強烈反對，某些佛教徒的反應更是激烈，他們試圖證明古琴是源自印

度，因為佛經裏有這樣的說法。」跟著他提出「古琴愛好者」應有的立場，就是「不會受到極端的道教或佛教觀點之影響」，而是「滿足於在不至於相互矛盾的情況下同時援用雙方的觀點。」（見李美燕譯的版本，另有宋慧文等合譯的版本，意思也大致相同。）

當代音樂學學者、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現代遠程音樂教育學院副院長苗建華對這問題的分析則比較全面而深刻。她在《古琴美學思想研究》指：儘管佛教傳入中國後，「……隨著佛教寺院的增多，佛教教義的普及，佛樂在民間有許多建樹，但文人對此的偏見依然根深蒂固。作為文人音樂的代表，古琴美學深受文人輕視胡夷之樂思想的影響，這就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佛教音樂在古琴中的發展」。

今天，儒道等勢力已不如前，古琴音樂亦瀕危，須透過申遺來加以保護。然而，時代雖變，但佛教與其他宗教一樣，隨著人的價值觀偏向用物質為衡量標準，因此亦面臨新挑戰。人間世俗由一種偏執，改為傾向另一種偏執。這就是輪迴的最苦處！

Early Transmission of Sanskrit Buddhist Texts in China: An Interview with Prof. Shashi Bala, Part Two

Continuing our conversation with the eminent Indian scholar Prof. Dr. Shashi Bala, specialist in Buddhist art and crosscultural connections among Asian countries, about the ancient Buddhist link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interview with the dean of the Center of Indology at the Bharatiya Vidya Bhavan in New Delhi, we discuss the transmission of Sanskrit Buddhist texts to China and their impact.

Buddhistdoor Global: What was the impact of Sanskrit Buddhist scriptures on Chinese culture?

Prof. Shashi Bala: The impact of Sanskrit scriptures on Chinese culture was far reaching, it is quite deep and it all went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exts. The period when the Buddhist texts we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can be said to be the most glorious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There are around 3,000 texts in the Chinese Tripitaka, which is a huge amount of Buddhist scriptures



Prof. Shashi Bala at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mage courtesy of Prof. Shashi Bala

encompassing an extensive body of knowledge about Indian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It covers the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natural sciences, philosophy, literature, linguistics, arts, medicine, geography, astronomy, mathematics, engineering, physical education, and more. The Buddhist canon is not merely a compendium of religious texts, it consists of both secular and sacred sciences. It is a boundless treasure encompassing whatever knowledge was available to the ancient Indian Buddhists,

it all illustrates and interprets the doctrine of the Buddha and also later developments. Buddhist scriptures represent a synthesis of the achievements of Indian civilization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s at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s. Therefore, it introduced a new culture—that of ancient India—to China.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t knowledge to China,

monks and scholars began working on very simple texts, such as the Jatakas, the texts of the Buddha's lives, some narratives related to the Buddha, and some historical legends. For example, they were much fascinated by the miracle of Shravasti. Another category of influential texts that reached China was the Avadanas, a division of Buddhist texts related to the lives of the monks and lay disciples of Shakyamuni Buddha. Normally the Avadanas are used to help people easily understand the doctrine of the Buddha.

BDG: What are some of the Sanskrit Buddhist texts that played a key role in transmitting Buddhist knowledge from India to China?

PSB: There are a few Buddhist sutras that are very important and gained popularity in China, such as the Vimalakirti Nirdeśha Sutra, the Saddharma Pundarika Sutra (Lotus Sutra), the Prajnaparamita Sutras (Perfection of Wisdom Sutras), the Sukhavativyuha Sutra (Pure Land

Sutra), and the Amitabha Sutra.

Many of these sutr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re chanted by Buddhists throughout East Asia to the present day. These texts have incredibly strong roots in the cultures of East Asia and continue to show vitality, not only as translations transmitting the glorious message of the Buddha, but also as great works of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The Prajnaparamita Sutras became very popular in China. They address the unreality of all phenomena and the concept of shunyata (emptiness). The concepts of prajna (the wisdom that penetrates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all things) and paramita (perfection or reaching the other shore of enlightenment, which is the opposite of delusion) was something new for the Chinese. So many versions and translations of these sutras were made over the centuries, which shows how much people were interested in them. There were also many commentaries written by scholars. One such commentary was written by

the great Indian monk and translator Kumarajiva (344–409). These sutr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ese Buddhist philosophical thought.

The Vajracchedika Prajnaparamita Sutra is also among the texts that had a great impact on Chinese culture. The name of the text often is translated as a the Diamond Cutter Sutra, but Vajracchedika does not mean “diamond cutter.” Buddhist sutras are such profound philosophical texts and cannot be translated like this.

BDG: What was the place of the sutras in monastic discipline in the early transmission of Buddhist texts?

PSB: The sutras on the Vinaya, the rules of monastic discipline, were also very important because monasteries were set up and the Chinese were looking for rules for monks and nuns. So, they translated the Vinaya sutras and this also impacted the lives of emperors and of laypeople.

When Buddhism reached China, the monastic rules were not adequate and the lack of the Vinaya inspired them to translate the texts on monastic discipline, which allowed them to establish guidelines for monastic life, confer monastic names to monks and nuns, teaching them how to preach the Dharma and methods for expounding the sutras and performing different types of ceremonies.

BDG: How did early Buddhist texts related to the practice of meditation influence Chinese cultural life?

PSB: The Chinese were fascinated by dhyana, the practice of meditation, which was something new for them. In dhyana, one focuses the mind on one point in order to purify the soul, thereby eradicating one’s illusions and perceiving the real truth.

Dhyana was widely practiced in India before the time of the Buddha.

He adopted the concept of dhyana and it was later incorporated into Buddhism. The texts on breathing exercises for good health also became popular among the Chines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ransmission. When the Chinese first encountered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Indian Buddhist monk, they saw that the texts have rich and elaborate imagery. It was a new mode of thinking for them. They were immediately fascinated and finally they were conquered by the Buddhist philosophy.

When Bodhidharma (c. fifth to sixth century) reached China from Kanchipuram in India, there was a new wave of practicing meditation, seeking enlightenment, and studying martial arts. He was not in favor of studying sutras. Gradually this developed into the Chan school of Buddhism and its headquarters

were established at the Shaolin Monastery. The philosophy of Chan Buddhism soon became very popular and influenced particular styles of arts, including painting. There are many Chan monasteries and masters in China, and Chan meditation centers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many countries. From China it was carried to Japan, where it became Zen, and also to Korea, where it became Seon. The Dhyana Sutras are a great contribution of Buddhism that has had a great impact—not only on cultural life, but also on social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



愛心媽媽為女兒DIY卡通素便當， 更開設小店推廣素食！

今天開學日，又是莘莘學子重返校園的時候，不少家長會為家中的小朋友準備愛心飯盒，希望他們午餐吃得健康。茹素的 Mandy，當年為女兒精心製作卡通素便當，放上網後大受網友喜愛，更促成她開設網店，及至今天經營一間純素餐廳小店，積極推廣素食。

「那時候，為了製作卡通素便當，我每天清早四時半便要起床準備！」這一切緣自三年前大女兒初上小學，Mandy 擔心囡囡食量不大，未能吸收足夠營養，決定親自製作卡通便當，「我將可愛的卡通人物製成飯糰、壽司或日式便當，希望能吸引女兒多吃食物！」

後來 Mandy 因信仰佛教而開始茹素，也自然地為女兒製作卡通素便當，惟她從不擔心素食不夠營養，「最重要是吃齊五色食物，我還會加入足夠份量的豆類，例如毛豆很適合製成壽司，亦含有豐富蛋白質；還有蔬菜、腐皮、水果等等，全部加起來便能為囡囡提供充足營養。」此外，日式便當毋須用微波爐「翻叮」，方便小朋友攜帶及食用。

便當吸睛 成為全校焦點

Mandy 記得，當日女兒首次帶卡通便當回校時，打開飯盒一刻，全班同學也被可愛的卡通人物飯糰吸引過去，眾人一臉羨慕。「就連當值老師也上前



由在家製作卡通素便當，到開設餐廳推廣素食，Mandy 堅持以天然、健康、美味的日式純素美食，吸引女兒 / 客人品嘗。

拍攝相片，上載至學校互聯網，成為全校師生熱話！」設計卡通素便當，說難不難，說易不易，「前提是要有心機去製作！」但當發現女兒吃得開心、吃得健康，一切也是值得的。

Mandy 由茹素到推素，也是在偶然下促成。「試過『貪得意』將卡通素便當的相片放上 Facebook 素食群組，換來不少網友大讚，更問我能否訂購！」無可無不可下，Mandy 開始以網購預約形式製作素便當，每天大清早除要製作因因和家人的便當（她和丈夫上班也會「帶飯」），還得處理客人的訂購，然後趕在上班前在地鐵站交收，忙個不亦樂乎。

網友支持 開設餐廳推素

後來，Mandy 再由兼職經營網購，到全身投入開設實體店，她坦言其時因遇上工作低潮，加上網店顧客的支持，給予她信心嘗試新的發展。辭職後，Mandy 的素食小店「愛家·愛便當」於去年 10 月在觀塘開張，初時在樓上舖經營，其後發展至今天落戶至同區商場地舖。現時小店每周一至六營業，每天提供不同菜式的便當定食，「就好像當日我為女兒製作素便當一樣，希望因因 / 客人每天打開便當時，也有新鮮感，亦令多人知道，原來素食一樣可以有很大變化。」

食材調味 製作絕不馬虎

製作上，Mandy 堅持以純素、不加五辛、味精和素肉的準則，亦盡量選用日式調味及配料。「最困難是尋找純素的日本鼓油——日本鼓油，大部分含有鰹魚成分。我花了不少時間，最後才找到一款以昆布調製的低鹽鼓油！」

觀塘區素食店林立，競爭十分大。不過 Mandy 對自己的便當有信心，「香港人愛吃日本菜，但日式純素食物在香港較少見，客人覺得特別，便有興趣一試。」如客人對某些素食食材敏感，也可預先提出，Mandy 會盡量配合。跟客人的關係，就是藉此一點一滴建立起來。其中一位熟客朱太，定期帶女兒前來捧場。原來朱小妹妹自小對肉類、蛋奶和海

鮮敏感，只能吃純素食物，就連素肉也不適合進食。「在外用餐，很難找到無添加的素食，Mandy 製作的素便當，我可安心給囡囡享用！」

顧客盛讚 家人背後支持

經營餐廳從來「困身」，自 Mandy 開設「愛家·愛便當」後，一周六天也得早出晚歸，事事親力親為，天天設計不同料理餐單，為的是吸引更多加入「素食軍團」，「大家多吃一餐素食，也是好事。」每次見顧客願意再次光顧，便令她大感欣慰，證明她的食物有人欣賞，亦給予她繼續做下去的動力。當然，家人的支持更是無比重要，採訪尾聲，Mandy 丈夫前來探班，其實是幫忙洗碗。「兩位女兒也很懂性，會趁放假落場幫手。」餐廳工作雖忙，Mandy 仍堅持星期日休息一天，和家人共享天倫樂。「放假有空，我也會為女兒們再製作卡通素便當呢。」這份關顧女兒健康的初心，作為媽媽的 Mandy，一直沒有忘記。🍱



Mandy 設計的卡通素便當，賣相繽紛吸引，一度成為女兒就讀學校，以及網絡素食群組的熱話（圖：受訪者提供）。



芳的女兒自出娘胎就多病，時常需要入院，比兒子難顧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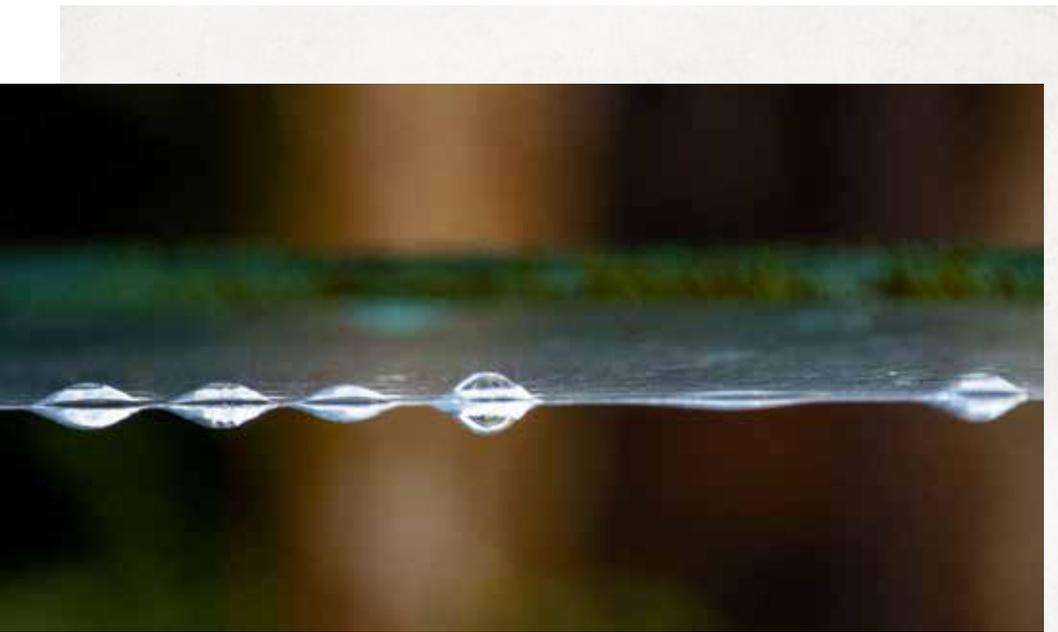
「懷上女兒後，我持續有出血狀況，吃藥也不見改善，醫生提醒我要小心，否則有流產風險。」說著，芳的思緒穿過時光隧道回到大約廿年前。

芳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為人賢淑、開朗，是公認的開心果。嫁入許家不久她便生了兒子，給家人帶來希望和歡笑。只是家婆思想傳統，認為媳婦應該幫忙家務，相夫教子，懷孕了也不例外。家婆以自己為例，生了八個子女仍能入廚房、出廳堂，無所不做。

「我為了保住胎兒，便盡量臥床休息。但家婆不理解，經常在人前人後嫌我懶惰。丈夫夾在中間也很難做，我沒有傾訴對象，唯有把眼淚和委屈往肚裡吞，漸漸就有了抑鬱。我知道我的情緒會直接影響孩子，但實在沒辦法。」說著，芳的眼都紅了。

家婆往生後，婆媳之間的誤解和心結並未解開。如今家公走了三周，芳與丈夫、兒子趁著他的冥誕，買了壽包和他生前愛吃的飯菜、糕點去拜祭，不期然撩起深藏多年的疙瘩。

懷胎期間，芳主要是靠繫念觀音菩薩撐過來的。臨盆時出現難產，她實在萬念俱灰，心想跟女兒一



起走算了，不想再捱。當時她躺在產房中，心中懇切地喊著：再生媽媽，觀世音菩薩，你在哪裏？只見觀音菩薩以旋風似的速度出現在眼前，身形高大，容貌莊嚴，從他身上散發出祥和的慈光。

「菩薩身著白衣，頭上結了髮髻。我心想，以往見過的觀音都有珠寶、瓔珞等頭飾，眼前的觀音卻沒有。才一動念，菩薩便以心意傳達：你喊我，我急忙來了！」

觀音菩薩聞聲救苦，芳所經歷的痛苦霎然停止，她伸出手握著菩薩的衣袖，決意要隨菩薩走，可是就在那一瞬間，她想起五歲的兒子：兒子那麼小，

沒有媽媽多可憐，過馬路沒人看顧多危險！

「菩薩察覺到我的心念，回身一揮手，說『回去吧！』。」生死一念間，只因一個念頭，她和女兒又回到人間。

「真希望家婆能聽到我的說話。」芳跪在兩老的靈前，把積壓多年的心事一一傾吐，任由情緒化作淚水釋放出來。

「我相信家母收到了，她甚至可能已經發現錯怪了你，想尋求你的寬恕。」我說。人往生後擺脫了軀殼的束縛，活動會比活著的人更自在，心思更敏銳，且能洞察人的心念。

「一切都過去了，沒事了。」芳拭去臉上的淚，展開笑顏，「家公臨走前叮囑我好好養育兩個孩子，我會做到的。」

經歷過人生的跌宕起伏，芳深心感悟：活在這世上，真的不該只為吃喝玩樂，而要盡好責任，做好自己。🙏

佛門網致力弘法利生的志業，營運經費有賴各界人士慷慨捐助。您的捐助能幫助佛門網為讀者提供更多元化的內容，利益眾生。《一門超出》由佛門網出版，弘揚正信佛法，免費結緣。

助印表格

我願意助印《一門超出》

捐款方式

附上劃線支票共港幣 \$ _____

支票號碼：_____

抬頭：佛門網有限公司

捐款人資料

姓 名：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 (只需填寫頭 4 個數字)

日間聯絡電話：_____

電郵地址：_____

通訊地址：_____

為了讓捐款人了解佛門網的最新動向，我們將使用閣下提供的資料，向您寄送本刊物、收據及活動消息。所有個人資料絕對保密，並會嚴格遵照法律規定處理。如您不欲收取資訊，請在下面的方格內加上剔號。

我不欲收取佛門網資訊

～阿彌陀佛～

請將此表格連同劃線支票郵寄至：

新界荃灣白田壩街 5-21 號嘉力工業中心 A 座 9 樓 5-6 室
「佛門網」收

護持佛門網

【佛門網】是一個內容豐富、規模龐大的佛教網站平台，努力為全球不同地區華文讀者提供正信佛教的資訊。我們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促進漢文佛教經典的現代詮釋，期於義理、修行和在世應用上提供有用參考。佛門網特別致力服務未能聞法、難以聞法者，例如殘障、地處偏遠、貧困、被歧視和弱勢等人士。佛門網是一個非牟利組織，日常營運需要大家支持。閣下的捐款，將用於佛門網各項弘法工作，感恩各位！

請立即到以下網址填寫捐款資料，登記成為**每月捐款者**！

<https://donation.buddhistdoor.org/tc/form/monthly>





郵
票
位
置

新界荃灣白田壩街 5-21 號
嘉力工業中心 A 座 9 樓 5-6 室
佛門網有限公司



派發地點

廣告查詢：(852) 2405 6328 / enquiry@buddhistdoor.com





出版：



佛門網

buddhistdoor